性理指歸

性理指歸卷之二十五

烏程後學　　　舜牧次訂

君臣總論

程子曰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佞

胡五峰曰寡欲之君然後可與言王道無欲之臣然後可與言王佐○自三代之道不行君臣之義不明君誘其臣以富貴臣干其君以又行夫君臣相與之際藹化之源也既汨於利矣末流其可禁乎此三代之治所以不復也

范華陽曰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曰

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舜臯陶所以賡歌而相戒也夫君以知人為明臣以任職為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墮也當舜之時禹平水土稷播百穀土穀之事舜不親也契敷五教臯陶明五刑教刑之事舜不治也伯夷典禮夔典樂禮樂之事舜不與也益為虞垂作工虞工之事舜不知也禹為一相總百官自稷以下分職以聽焉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

物生矣君不可以不逸也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勞也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為則雖聖智亦日力不足矣故其事無大小皆歸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患賢者不得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

朱子曰韓退之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程子云文王豈不知紂無道却如此說看來臣子無說君父不是底道理此便見得是君臣之義處

呂東萊曰畢公弼亮四世為周之父師而康王之冊尚

有罔曰弗克罔曰民寡之戚康王非敢以康公蓋規警勉飭此身君臣間常法初不以者尤嚴也

君道

程子曰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又曰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才爲先又曰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君道以人心悅服爲本○君道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至正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夫義理不先定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必也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以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滯不爲流俗因

循之論所遐改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必期致治如三代之隆而後已然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成于漸習故古之人君雖從容燕閒必有誦訓箴諫而左右前後罔匪正人訪求儒學之士講論道義又博延後彥陪侍法從朝夕切磨治體則庶知前明王獻介寮矣〇人君欲附天下當顯明其道誠意以待物贊巳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四海蒙其惠澤可也若乃暴其小惠違道干譽欲致天下之親巳則其道狹〇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爲多〇物有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視億兆之心猶一心道之斯行止

之斯哉故不勞而治○聖王所以能化姦宄爲良善綏仇敵爲臣子者由弗之絶也苟非含弘之道而與已異者一皆棄絶之不幾於棄天下以讐君子乎故聖人無棄物王者重絶人

司馬公曰夫道者萬世無弊夏商周之子孫苟能常守禹湯文武之法何衰亂之有乎故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舊然則雖周室亦用商之舊政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然則祖宗舊法何可廢也

劉元城曰書稱堯之德曰稽于衆舍己從人舜戒其

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傅說之復于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然則古之聰明睿智之君所以能大過於人者未有不以求諫爲先務也○昔之聖人深居九重詔端其聰明猶不足以盡天下之聞見遂以耳目之責付之臺諫之官而臺諫之論每以天下公議爲主公議之所是臺諫必是之公議之所非臺諫必非之人君所以不出戶庭而四海九州之遠物無遁情者用此道也

楊龜山曰人君所以御其臣只有一箇名分不可易名分既正上下自定雖有幼冲之主在上而臣下不亂若以智籠臣下智有時乎困焉則彼不爲用矣○或問人主之權當自主持是否曰是也書稱湯曰用人惟己而孟子亦曰見賢焉然後用之則人君之權豈可爲人所分然孟子論用人去人殺人雖不聽左右諸大夫之毀譽亦不聽國人之言因國人之公是非吾從而察之必有見焉而後行如此則權常在我矣若初無所見姑信己意爲之亦必終爲人所惑不能固執矣

范華陽曰人君以一人而御四海之廣應萬務之衆苟不至誠與賢而役其獨智以先天下則耳目心志之所及其能幾何是故人君必清心以涖之虛己以待之如鑑之明如水之止則物至而不能罔矣易因天下之動貞夫一朝廷者四方之極也非至公無以絕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止天下之邪人君一不正其心則無以正萬事苟以術御下是自行詐也何以禁臣下之欺乎是以術行而欺愈多智用而心愈勞蓋以詐勝詐未有能相一者也記曰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夫惟正不可得而欺欺則不容於誅矣

豈不約而易守哉（）鼂錯有言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此本刑名之言也豈足以知帝王之道哉然而後世或稍其說以使人主至使爲上者行有司之事宰相失職天下不治由其臣不學之過也夫人主任一相擇賢才賢者各引其類豈不易而有成功乎是故上不可代其下下不可侵其上若爲上而親有司之事豈獨治天下不可爲也一縣亦不可爲也奚獨一縣也一家亦不可爲也

胡武戎曰君遇臣下恩禮雖一而崇尚嚴恪常行於介胄爪牙之夫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柔遜謙和必

施於林麓退藏之士以礪其廉靖無求之節乃能駕馭人才表正風俗威有所當加勢有所可屈加於所當加以立威則强御於所可屈以忘勢則昌

胡致堂曰夫以違拂對順從則有恭與不恭之似以恣肆對儆戒則有樂與不樂之殊惟聰明睿智之君則知違拂之爲恭而順從之爲大不恭也知儆戒之可樂而恣肆之有大不樂也

胡五峯曰天道至大至正者也王者至大至正奉行天道乃可謂之天之子也○養天下而享天下之謂君先天下而後天下之謂君反是者有國危國有天

下危天下①人君不可不知乾道不知乾道是不知
君道也君道如何曰天行健人君不可須刻忘其君
天下之心也如天之行一息或不繼則天道壞矣○
天下有三大大本也大幾也大法也大本一心也大
幾萬幾也大法三綱也有大本然後可以有天下見
大幾然後可以取天下行大法然後可以理天下是
故君克以天下自任則皇天上帝畀付以天下矣君
以從上列聖之盛德大業自期則天下仁人爭輔之
矣君以保養天下為事而不自奉養則天下黎民趨
戴之矣上得天心中得聖賢心下得兆民心夫是之

謂一心心一天下一矣天下之變無窮也其大幾有四一曰救弊之幾二曰用人之幾三曰應敵之幾四曰行師之幾幾之來也變動不測莫可先圖必寂然不動然後能應也其大法有三曰君臣曰父子曰夫婦夫婦有法然後家道正父子有法然後人道久君臣有法然後天地泰天地泰者禮樂之所以興也禮樂興然後賞罰中而庶民安矣○人君盡下則聰明開而萬里之遠親於袵席偏信則昏亂而父子夫婦之間有遠於萬里者矣然欲救偏信之禍莫先於窮理莫要於寡欲窮理寡欲交相發者矣○天下有二

難以道義服人難難在我也以勢力服人難難在人也由道義而不含禁勢力而不行則人心服而天下安○天下之臣有三有好功名而輕爵祿之臣是人也若得功成而止矣有貪爵祿而昧功名之臣是人也必忘其性命矣鮮不及哉有由道義而行之臣是人也爵祿功名得之不以為重失之不以為輕顧吾道義如何耳君天下臨百官是三臣者雜然並進為人君者烏乎知而進退之孟子曰君仁莫不仁

羅豫章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

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至於法度則莫若周家之最明向使子孫世守則歷年至今猶存可也○人君納諫之本先於虛己禹拜昌言故能納諫德宗强明自任故常拒諫

朱子曰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天子至尊無上其居處則內有六寢六宮外有三朝五門其嬪御侍衛飲食衣服貨賄之官皆領於冢宰其車旗宗祝

巫史卜筮瞽侑之官皆領於宗伯有師以道之教訓
有傅以傅其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有師氏以媺詔
之有保氏以諫其惡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
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
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在輿有旅賁之規位
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訓誦之諫居寢有褻御之箴
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工師之誦史為書瞽為詩
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
獻藝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之上
下不幸而至於有過則又有爭臣七人面折廷爭以

正救之蓋所以養之之備至於如此是以恭已南面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而貌之恭足以作肅言之從足以作乂視之明足以作哲聽之聰足以作謀思之睿足以作聖然後能以八柄馭羣臣八統馭萬民而賞無不慶刑無不威遠無不至邇無不服傅說所謂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武王所謂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所謂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箕子所謂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董子所謂正

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者正謂此也○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故王者奉三無私以勞於天下則兼臨博愛廓然大公而天下之人莫不心悅而誠服○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故人主之家齊則天下無不治人主之家不齊則未有能治其天下者也是以三代之盛聖賢之君能修其政莫不本於齊家蓋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而夫婦之別嚴者家之齊也妻齊體於上妾接承於下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齊也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者家之齊也內言

不出外言不入苞苴不達請謁不行者家之齊也然閨門之內恩常掩義是雖以英雄之才尚有困於酒色溺於情愛而不能自克者苟非正心修身動由禮義使之有以服吾之德而畏吾之威則亦何以正其宮壼杜其請託檢其姻戚而防禍亂之萌哉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傳曰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耶為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

兆栽之則聖心洞然而天下之事將惟所欲爲無不如志矣○古先聖王所以立師傅之官設賓友之位置諫諍之職凡以先後從臾左右維持惟恐此心頃刻之間或失其正故不得而不謹也○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出於正蓋不惟其賞之所勸刑之所威各隨所向勢有不得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著于

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揜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為天下萬事之本也然邪正之驗著于外者莫先于家人而次及于左右然後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若宮闈之內端莊齊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無一人敢恃私恩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謹臧盈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然後發號施令進賢退姦紀綱振而

無僥撓之患政事修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然且建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之官使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故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凜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

治所以出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爲後世法程也〇人主當務聰明之實而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圖事反覆辯論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左右輕信其言此聰明之名也務其實者今雖未明久必通悟務其名者或一時可以竦動觀聽然中實未明愈久而愈暗矣二者之間所差毫釐而其得失則有大相遠者

張南軒門人主不可孤立堯舜明四目達四聰通天下爲一身若紂則爲獨夫矣〇漢武謂多欲不宜君

國子民此言極是不可以人廢○人主不可以蒼蒼者爲天當求之視聽言動間一念纔是便是上帝鑒觀上帝臨汝簡在帝心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眞西山曰知父母之心者可以知天心知人君之道者可以知天道蓋父母之於子也鞠育而撫字之仁也鞭朴而告戒之亦仁也君之於臣也爵賞以褒勸之仁也刑罰以聳礪之亦仁也天佑民而作之君其愛之深望之切無異親之於子君之於臣也故君德無愧則天爲之喜而祥瑞生焉君德有闕則天示之譴而災異形焉災祥雖異所以勉其爲善一也天之

愛君如此爲人君者其可不以天之心爲心乎

魏鶴山曰古之人君以天位爲至艱至危如履虎尾如蹈春氷如恫瘝乃身是故師氏司朝儀臣正位太史奉諱工師誦詩御替幾聲巫史後先卜筮左右人主無一時可縱弛也虞賓在位三恪助祭夏士在庭殷士在廟譬民在何炎隷在門人主無一事不戒愼也蟲飛而會盈日出而視朝朝退而就路寢日中而考政夕而紏虔天刑日入而絜奉粢盛然後即安人主無一刻可暇逸也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女史授環彤管記過人主無一息有肆欲也太

以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内而自朝至暮兢兢業業居内之日常少居外之時常多益所以養壽命之源保身以保民也豈惟可以保民雖子孫千億亦自此始自秦人蕩滅古制爲人上者深居穆清而受事於婦寺出令於房闥四方文書非暫御之臣不得上聞千數百年以來相尋一轍於是宦官外戚女寵嬖倖代操政柄人主僅擁虛器以寄于民上且其接士大夫不過視朝數刻之外凡以傷生伐性者非陳于前豈惟源政事之原抑以傷壽命之本身不得康嗣不得蕃凡以是耳

許魯齋曰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誠知天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也知其爲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易不知爲難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爲者矣孔子謂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則其說所由來遠矣○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昔劉安世見司馬溫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檃括平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夫安世一士人也所交者一

家之視一鄉之衆同列之臣不過數十百人而止耳然以言行相較猶有自相掣肘矛盾者況夫天下之兆兆民之衆事有萬變日有萬幾而人君以一身一心酬酢欲言之無失豈易能哉況夫為人上者多樂舒肆為人臣者多取容悅誰肯以兢兢業業修身為本尊其君哉此人主不賤言之難又難於天下之人也〇人君處億兆之上所操者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以非為是以是為非其害可勝計耶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賛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

矯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怨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無足愛也强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强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為君子退者未必為小人予之者或無功而奪之者或有功也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日在欺中方倚若曹擿發細隱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欺尚可防耶大抵人君以知人為貴以用人為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既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耻之人耳彼挾詐用術千蹊萬徑以蠱君心於此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

君德

程子曰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

范華陽曰書曰自成湯至于帝乙成王畏相其稱中宗曰嚴恭寅畏太王王季曰克相抑畏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夫爲人君動必有所畏此盛德也不然以一人肆於民上其何所不至哉

羅豫章曰仁義者人主之術也一於仁天下愛之而不知畏一於義天下畏之而不知愛三代之主仁義

兼隆所以享國至於長久自漢以來或得其偏如漢文帝過於仁宣帝過於義夫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真西山曰三代聖王以敬爲修身立政之本故伊尹告太甲曰嗣王祗厥身念哉又曰欽厥止率乃祖攸行周公之戒成王一則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二則曰治民祗懼不敢荒寧三則曰克自抑畏四則曰皇自敬德而召公之誥一則曰嗚呼奈何勿敬二則曰王其疾敬德三則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四則曰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伊周召公皆古聖賢而所以啓迪其君者如出一口又考之書昏迷不恭侮慢

自賢禹之所以征有苗也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啓之所以伐有扈也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武王之所以誅獨夫受也蓋敬則爲堯舜爲禹湯爲文武不敬則爲有苗爲有扈爲獨夫受聖狂之所以分治亂之所由判未有不出乎此者○先聖賛易於乾曰君子以自强不息謂其體天之剛健也於坤曰君子以厚德藏物謂其法地之博厚也不體乎乾無以宰萬物不法乎坤無以容萬物洪覩古昔凡過於剛者爲亢爲暴爲强明自用偏於柔者爲闇爲懦爲優柔不斷雖其失不同而害治一也○誠

之爲道可以參天道贊化育其功用大矣然求其用力之地不過曰无妄也不欺也悠久不息也盡此三者而誠之體具矣何謂无妄純乎眞實而不雜以虛僞是也何謂不欺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是也何謂不息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是也此三者有一之未至焉則去聖遠矣姑舉其槩言之嘗奢而文之以儉實暴而掩之以仁所樂者謏佞而外爲納諫之名所愛者姦邪而繆爲敬賢之貌此妄也非誠也修飾於大廷廣衆之中而放肆於深宮燕閒之地矯據於親近君子之際而發露於昵比小人之時此

欺也非誠也敬畏未幾而慢忽繼之儉約未幾而後泰隨之勤怠之靡常而暴寒之不一凡此者皆非誠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其應之速也詩曰鼓鍾於宮聲聞于外言其實之易彰也苟有意念少差則觀感立異豈不甚可畏哉

聖學

程子曰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唯慎獨可以行王道○帝王之學與儒生異尚儒生從事章句文義帝王務得其要措之事業葢聖人經世大法備在方冊苟得其要舉而行之無難也○人主之學惟當務為

急辭命非所先也○古之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其所以成德則由乎周公周公之輔成王也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歷觀前古成就幼主莫備於周公為萬世之法考之立政之書其言常伯常任之尊與綴衣虎賁之賤均以為戒要在得人以為知恤者鮮也終篇反覆惟此一事而已

范華陽曰人主學與不學繫天下之治亂如好學則天下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上輔助德業而致太平矣如不好學則天下之小人皆動其心欲

立於朝以邪謟事上竊取富貴而專權利矣

胡武夷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也六經所載古訓不可不考若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於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也

胡致堂曰古之人君既得賢才布之列位矣於是朝以聽政則公卿在前史在左右諫諍有人訓告教誨而無怠朝矣晝以訪問則監于成憲學于古訓多識前言往行與萬民之疾苦物情之幽隱而無怠晝矣夕以修令則思夫應違慮夫榮辱愼而後出其而後

發不敢苟也而無怠夕矣而又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畋于酒于樂而又盤有銘几有戒杖有誥器有箴圓有規藝有諫夫所以寅畏祗懼不使放心邪氣得溺焉者如此夜而寢息則又有雞鳴之賢妃卷耳之淑女警戒相成不懷宴安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此乃憂勤之事也憂勤如此乃所以端拱無爲也是故勤勞者非衡石程書衛士傳餐之謂也無爲者非遺棄萬務嘿然兀然之謂也稽無逸周公之言則人君之法具矣

羅豫章曰人主讀經則師其意讀史則師其迹然讀

經以尚書爲先讀史以唐書爲首蓋尚書論人主善惡爲多唐書論朝廷變故最盛

朱子曰天下之事其本在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一心故古先哲王欲明其德於天下莫不欲以正心爲本○舜戒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必繼之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孔子告顏淵既告之以損益四代之禮樂而又申之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嗚呼此千聖相傳心法之要也

眞西山曰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蓋義理之與物欲相爲消長者也篤志于學則日與聖賢爲徒而有自得之樂持身以敬則凜如神明在上而無非僻之侵親賢人君子之時多則規儆日聞諂邪不得而惑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清義理爲主而物欲不能奪矣○人主之學其要在誠正修齊以爲出治之本非徒琱鏤詞藝破析章句爲書生之末技而已

儲嗣

司馬公曰古明王教養太子擇方正敦良之士以爲保傅師友朝夕與之遊處左右前後無非正人出入居處無非正道

胡五峯曰大本正然後可以保國一天下

朱子曰賈誼作保傅傳其言有曰天下之命繫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易之定論也至論所以教諭之方則必以孝仁禮義爲本而其條目之詳則至於容貌詞氣之微衣服器用之細纖悉曲折皆有法度此三代之君所以

有道之長至於累數百年而不失其天下也降而及於近世則帝王所以敎子之法益疎略矣僚屬具員而無保傅之嚴講讀備禮而無箴規之益至於朝夕所與出入居處而親密無間者則不過宦官近習掃除趍走之流而已夫以帝王之世當傳付之統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烝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而所以輔養之具疎略如此是猶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而委之衢路之側盜賊之衝也豈不危哉

許魯齋曰有家有國所以立適嗣無所爭者出於無

爲而分定故也如走兎在野人競逐之積兎在市過而不顧此之謂分定也

臣道

程子曰事君者知人主不當自聖則不爲諂諛之言知人臣義無私交則不爲阿黨之計○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智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後之失者將不勝救矣格其非心使無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人臣身居大位功盖

天下而民懐之則危疑之地也必也誠積於中動不違理威福不自已出人惟知君而已然後位極而無逼上之嫌勢重而無專權之過斯可謂明哲君子矣周公孔明其人也郭子儀有再造社稷之功威震人主而上不疑也亦其次與

張橫渠曰近臣守和和平也和其心以備顧對不可徇其喜怒好惡

尹和靖每赴經筵前夕必沐浴更衣設香案以來日所當講書置案上朝服再拜焚香又再拜齋于[illegible]室初夜乃寢次日入侍經筵學者問焉曰必欲以所言

感悟君父安得不盡敬人君其尊如天必須盡己之誠意又曰以吾所言得入則天下蒙其利不能入則反之安敢不盡誠敬

胡致堂曰莫難强如怠心莫難制如慾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怒心莫難抑如忌心莫難開如惑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正如偏心然皆放心也大人格君心之非者恰此等也未至乎大人而當大人之任亦當勉强焉思齊以事其君君心怠則强之慾則制之驕則降之怒則平之忌則抑之惑則開之疑則解之偏則正之要使君心常收而不放則善日起惡日

消治可立安可保矣

胡五峯曰以仁以守身之道正其君者大臣也漢唐之盛忠臣烈士攻其君之過禁其君之欲糾其政之謬其人之佞而已求其大正君心引之志於仁者則吾未之見也惟董生其庶幾乎

羅豫章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二者不可偏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汲黯正直所以闢公孫弘之阿諛忠厚所以闢張湯之殘刻武帝享國五十五年其臣之賢獨

此一人而已○立朝之士當愛君如愛父愛國如愛家愛民如愛子然三者未嘗不相賴也凡人愛君則必愛國愛國則必愛民未有以君為心而不以民為心者范希文謂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旂哉○士之立身要以名節忠義為本有名節則不枉道以求進有忠義則不固寵以欺君

朱子曰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任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其時而勇為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攀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救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愚其

君以爲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　鄙其民以爲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爲不足共成事功一日正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肯爲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爲者亦私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其職之所當爲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illegible][illegible]以天下之事爲己任則當自格君心之非如欲格君心則當自身始○夫宰相以得士爲功下士爲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爲貴

張南軒曰伊尹云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君不堯舜心便愧耻民有不獲是爲已辜眞所謂任天下之重者人須存伊尹之心方得

陸象山曰古人所以不屑屑於間政適人而必務格君心者蓋君心未格則一邪黜一邪登一弊去一弊興如循環然何以窮已及君心既格則規模趨向有若燕越邪正是非有若蒼素大明既升羣陰畢伏是瑣瑣者亦何足汚人才煩間哉

眞西山曰古今事業未嘗無所本諸葛武侯平生所

立事業奇偉然求其所以則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而已蓋此四者乃武侯事業之本而誠與公又其本也○忠臣之心常欲君身之强固君德之清明故動以聲色遊畋爲藥石之戒古之人有行之者周公是也奸臣之心則不然君身强固則必不便於政幾而威權在巳君德淸明則必不謬於邪正而用舍合宜此正人君子之所深願而憸夫壬人之所甚不便者也故蠱之以逸欲導之以奢淫然後其君恣肆昏荒而惟巳之聽後之人有行之者趙高仇士良是也二人刀鋸之餘何足深罪而春秋名卿如管仲

趙武者亦安視其君有六變四姬之惑而不能救焉彼其人非姦慝也其志非蠱媚也適至於是者由不知古人保傅之職而以强兵制敵為功故也有志愛君者其可不以周公為法以管仲趙武為戒哉

許魯齋曰臣子執威權未有無禍者豈惟人事在天道亦不許故夫月陰魄也借日為光與日相遠則光盛猶臣遠君則聲名大威權重與日相近則光微愈近愈微臣道陰道理當如此大臣在君側而擅權此危道也古人眾善為賢不敢自名欲恩澤出於君也刑人亦然恩威豈可使出於己使人知恩威由於己

是生多少怨敵其危亡可立待也故月星皆借日以爲光及近日却失其光此理殊可玩索

性理指歸卷之二十六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次訂

治道總論

程子曰論治者貴識體○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必有關雎麟趾之心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治道之要有三曰立志責任求賢而三者復以立志爲本○修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紀綱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于創立制度盡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之道惟此二端而已○聖王爲政修刑罰以齊衆明教化以善俗必井田必

肉刑必封建而後天下可爲非聖人之迹道也善治者於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於封建而除之而民不勞於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得聖人之意而不膠其迹迹者因一時之利而利焉者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合而後遂天下國家至於事爲之末所以不遂者由不合也所以不合者由有間也故間隔者天下之大害聖王之所必去也○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爲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養民者以愛其力爲本民力足則生養遂然後教化可行風俗可美是故善爲政者以民力爲重○聖人爲戒

必於方盛之時方盛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
永久至於既衰而後戒則無及矣○守國者必設險
山河之固城郭溝池之阻特其大端耳若夫尊卑貴
賤之分明之以等威異之以物采凡有以杜絕陵僭
限隔上下皆險之大用也○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
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
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
之必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自古泰寧之
世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無節治之
之道必有包容荒穢之量則其施為寬裕詳密弊革

事理而人安之然狃習安逸因循而然必漸至于衰替自非剛斷之君奮烈之輔不能挺持奮發以革其弊也故泰之九二曰包荒又曰用馮河蓋以含弘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為也○王者高拱於穆清之上而化行於疆埸之外何修何飭而致哉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純王之心也使老者得其養幼者得其所此純王之政也尚慮其未也則又尊國老而躬事之優庶老而時養之風行澤流民陶其化孰有忘於親而慢於長者哉虞夏商周之盛王由是道也後世

但廢法壞教化不明播棄耆老饑災轉死者往往如是嗚呼率然而行而欲王道之成猶却行而求及前抑有甚焉術○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亂之機繫乎事始○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天下之事無一定之理不進則退不退則進時極道窮理當必變惟聖人為能通其變於未窮使其不至於極○自古聖人之救難而定亂也設施有未暇及焉者既安之矣然後為可久可繼之治自漢而下禍亂既除則不復有為姑隨時維持而已所以不能髣髴於三代

張橫渠曰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視四海之民如己之子則謂治之術必不爲秦漢之少恩必不爲五霸之假名

范華陽曰治天下之繁者必以至簡制天下之動者必以至靜是故號令簡則民聽不惑心慮靜則事變不撓此所以能成功也

或謂經綸天下須有方法亦須才氣運動得行楊龜山曰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先王經綸之迹也其効博矣然觀其作處豈嘗費力本之誠意而已

今鹿鳴四牡諸詩皆在先王所歌以燕羣臣勞使臣者也若徒取而歌之其有効乎然則先王之用心益有在矣○為政要得厲威嚴使事事齊整甚易但失於不寛便不是古人作用孔子言居上不寛吾何以觀之哉又曰寛則得衆令人只見寛政悶人不知權柄在手不是使性氣處何嘗見百姓不畏官人守人多慮百姓耳然寛亦須有制始得若不管百姓惟務寛大則胥吏舞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常在已操縱予奪總不由人儘寛不妨程伯淳作縣常於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每日常有愧此四字觀其用

心應是不錯決捷了人

胡五峰曰造車於室而可以通天下之險易鑄鑑於冶而可以定天下之妍醜蓋得其道而握其要也治天下者何獨不觀乎此反而求諸身乎是故一正君心而天下定矣○事成則極極則變物窮則傾傾則革聖人裁成其道輔相其宜百姓於變而不知此堯舜之所以為聖也○井法行然後智愚可擇學無濫士野無濫農人才各得其所而游手鮮矣君臨卿卿臨大夫大夫臨士士臨農與工商所受有分制多寡均而無貧苦者矣人皆受地世世守之無交易之侵

平也無交易之侵牟則無爭奪之訟獄無爭奪之訟獄則刑罰省而民安刑罰省而民安則禮樂修而和氣應矣○養民雖恐不足此世之所以治安也取民雖恐不足此世之所以亂亡也

羅豫章曰三代之治在道而不在法三代之法貴實而不貴名後世反之此事固與治安所以不同○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或朝廷不務教化而責士人之廉恥士人不尚廉恥而望風俗之美其可得乎○天下之變

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宦婦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illegible]故內有李林甫之姦則外有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邪則外有朱泚之叛易曰負且乘致寇至未虛語哉

朱子曰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切要處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於人主之心術而所謂切要處者則必大本既立然後可推而見也如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警戒不喜導諛則聽言用人之要也推此數端餘皆可見

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古聖賢之言治必以仁義爲先而不以功利爲急夫豈故爲是迂濶無用之談以欺世眩俗而甘實受禍哉蓋天下萬事本於一心而仁者此心之存之謂也此心旣存乃克有制而義者此心之制之謂也誠使是說著明於天下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人人得其本心以制萬事無一不合宜者夫何難而不濟不知出此而曰事求可功求成吾以苟爲一切之計而已是申商吳李之徒所以亡人之國而自滅其身國雖富其民必貧兵雖强其國必病利雖近而爲害也必遠顧弗察而已

矣○天下之事有緩急之勢朝廷之政有緩急之宜當緩而急則繁細苛察無以存大體而朝廷之氣為之不舒當急而緩則怠慢廢弛無以赴事幾而天下之事日入於隳均之二者皆失也然愚以為當緩而急者其害固不為小若當急而反緩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不察也○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若夫治軍省賦以為恤民之本則又在人君正其心術以立紀綱○人主以論相為職宰相以正君為職二者各得其職然後體統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出于一○

四海之廣兆民之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爲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綱紀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已於上而照臨之也非斷自聖心督勑小大之臣各舉其職以明黜陟以信刑賞則何以振已頹之綱紀而厲已壞之風俗乎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賈誼嘗爲漢文誦之曰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是豈

可不爲寒心也哉二子之言明白清切非虛語者○
人情不能皆正故古人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然則
固有不必皆順之人情者若曰順人心則氣象差正
當耳○爲政如無大利害不必皆議更張○問爲政
者當以寬爲本而以嚴濟之曰某謂當以嚴爲本而
以寬濟之曲禮曰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
張南軒曰周家建國自后稷以農事爲務歷世相傳
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躬織絍之勤相與
咨嗟歎息服習乎艱難詠歌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
本也如周公之告成王其見於詩有若七月皆言農

桑之候也其見於書有若無逆則欲其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依也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乎此夫治常生於儆而亂常起於驕肆使為國者而厯念乎稼穡之勞而其后妃又不忘乎織紝之事則心不存焉寡矣何者其必嚴恭朝夕而不敢怠也其必懷保小民而不敢康也其必思天下之饑寒若已饑寒之也是心常存則驕矜放肆何自而生豈不治之所由興也與故誦服之無斁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蠶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衰其得失所自豈不較著乎

陳潛室曰復古惟唐得之世業府兵六典建官分畫措置最有法度其不得遠者非作法不善自是家法不正無賢子孫耳先儒謂必有關雎麟趾之化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古人所以就業寅畏左規右矩者正欲立箇人樣以爲守法之地耳

許魯齋曰爲天下國家有大規模規模既定循其序而行之使無過不及焉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紛更日計有餘而歲計不足未見其可也昔子產處衰周之列國孔明用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而終身由之況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論而妄爲之哉

古今立國規模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他愛與公而已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旣順且服於爲治也何有

王霸

程子曰得天地之正理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

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志先立則邪說不能行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衒石以為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恥比管仲者義所由也況下於霸者哉○王者奉若天道動無非天者故稱天王命則天命也討則天討也盡天道者王道也後世以智力持天下者霸道也

楊龜山曰管仲亦有是處但其意別耳如伐楚責包茅不貢其言則是其意豈為楚不勤王但欲楚尊齊耳○自後世觀之管仲之功不可謂不大但使孔孟

有爲規模自別見得孔子處則管仲自小
胡五峯曰三王正名興者也故其利大而流長五霸假名爭利者也故其小而流近
張南軒曰學者要須先明王霸之辨而後可論治體
王霸之辨莫明於孟子大抵王者之政皆無所爲而爲之霸者則莫非有爲而然也
眞西山曰義信禮爲國之本不可一日離古之王者動必出之非有所爲而爲之也子犯之爲晉文公謀必曰示之義示之信示之禮則皆有爲而爲之矣王霸純粹之異其不以此歟

禮樂

程子曰學禮者考文必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以沿革○禮之本出於民之[illegible]而聖人因而導之耳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爲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在時王斟酌損益之[illegible]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修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己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

賈生志於宿後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教之敬讓而爭自息

張横渠曰禮之原在心禮者聖人之成法也除了禮更無道○學者有專以禮出於人而不知禮本天之自然告子專以義爲外而不知所以行義由內也皆非也當合内外之道○能答曾子之問能教孺悲之學斯可以言知禮矣進人之速無如禮學○今人求古樂太深始以古樂爲不可知只以虞書詩言志歌咏言聲依永律和聲求之作樂之意蓋盡於是○聲

音之道與天地同和與政通蠶吐絲而商絃絶正與天地相應方蠶吐絲木氣極盛商金之氣衰如春木方盛金氣不衰便是不和與天地之氣不相似

朱子曰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這箇典禮自是天理之當然欠他一毫不得惟是聖人之心與天合一故行出這禮無一不與天合其間曲折厚薄淺深莫不恰好這都不是聖人白撰出都是天理決定合著如此後之人此心未得似聖人之心只是將聖人已行所傳於後世底依這樣子做做得合時便是合天理之自然○六經之

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注疏耳若乃樂之爲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淸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爲闕也

陳北溪曰禮樂亦不是判然二物不相干涉禮只是箇序樂只是箇和纔有序便順而和失序便乖戾而不和如父子夫婦兄弟所以相戕相賊相怨相仇如彼其不和者都先緣無父子君臣兄弟夫婦之禮無

親義序別顏如此○人徒見升降裼襲有類乎美觀鏗鏘節奏有近乎末節以爲禮樂若無益於人者抑不知和閒增美皆由於禮器之大備而好善聽過皆本於樂節之素明禮以治躬則莊敬不期而自肅樂以治心則鄙詐不期而自銷蓋接於視聽者所以養其耳目而非以娛其耳目形於舞蹈者所以導其血氣而非以亂其血氣則禮樂之用可知矣

魏鶴山曰人生莫不有仁義之性具于其心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聖人所以合內外之道而節文乎仁義者也昔之教人者必以是爲先

宗法

程子曰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立宗子法亦是天理譬如木必有從根直上一榦亦必有旁枝又如水雖遠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處自然之勢也○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立宗子則人知重本朝廷之勢自尊矣古者子弟從父兄今也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人之所以順從而不亂者以其有尊卑上下之分而已苟無法以聯屬之可乎○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爲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

為之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為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疎者只為不相見情不相接爾

張橫渠曰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於貧賤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傳宗法若立則人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或問朝廷何所益曰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忠義既立朝廷之本豈有不固今驟得富貴者止能為三四十年之計造宅一區及其所有既死則衆子分裂未幾蕩盡則家遂不存如此則家且不

能保又安能保國家

陳北溪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古人繼嗣大宗無子則以族人之子續之取其一氣脈相爲感通可以嗣續無閒此亦至正大公之舉而聖人所不諱也後世理義不明人家以無嗣爲諱不肯顯立同宗之子多是潛養異姓之兒陽若有繼而陰已絕矣春秋書莒人滅鄫非莒人滅之也以異姓主祭祀滅亡之道也秦以呂政絕晉以金睿絕亦皆一類然立同宗又不可泛須擇近親有來歷分明者立之則一氣所感父祖不至失祀若以女子之子爲後氣類雖近而

姓氏實與此說亦斷不可行

一謚法

程子曰古之君子之相其君而能致天下於大治者無他術善惡明而勸懲之道至焉爾勸得其道而天下樂為善懲得其道而天下懼為惡二者為政之大權也然行之必始於朝廷而至要莫先於謚法何則刑罰雖嚴可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矣故歷代聖君賢相莫不持此以厲世風也

胡五峯曰昔周公作謚法豈使子議父臣議君哉合

天下之公奉君父以天道耳所以訓後世為君父者以立身之本也若不以天道奉君父是不以人道事君父也謂之忠孝可乎今夫以筆寫神者必欲其肖不肖吾父則非吾父不肖吾君則非吾君奈何以謚立神而不肖之乎是故不正之謚忠孝臣子不忍為也

封建

問封建可行否程子曰封建之法本出於不得已柳子厚有論亦窺測得分數秦法固不善亦有不可變者罷侯置守是也

胡五峯曰封建也者帝王所以順天理承天心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聖人制四海之命法天而不私已盡制而不曲防分天下之地以爲萬國而與英才共焉誠知興廢之無常不可以私守之也

朱子曰柳子厚謂公天下自秦始以封建爲非胡明仲輩破其說以封建爲是要之天下制度無全是而無害的道理但看利害分數如何封建則根本較固國家可恃郡縣則截然易制然來來去去無長久之意不可恃以爲固○大抵立法必有弊其要只在得人若是個人則法雖不善亦占分數多了若非其人

則有善法亦何益於事且如說郡縣不如封建若封建非其人且是世世相繼不能得他去如郡縣非其人邦只三兩年任滿便去忽然換得好底來亦無定
范太史唐鑑議論大率皆歸於得人